

河洛旭事

“白居易洛阳养鹤记”之 买豪宅养鹤，就是这么任性！

□记者 陈旭照

诗画河洛

重谢诸公为买园

□记者 陈旭照

公元824年，53岁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满，被调回朝廷，分司东都。

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诗人，兴冲冲地朝洛阳进发。随他一同北上的，除了两片天竺石，还有一对华亭鹤。

1 买下“有水宅”安置华亭鹤

“三年典郡归，所得非金帛。天竺石两片，华亭鹤一只。饮啄供稻粱，包裹用茵席。诚知是劳费，其奈心爱惜。远从余杭郭，同到洛阳陌……”

在一首名为《洛下卜居》的诗中，白居易表述了对华亭鹤的关爱：它们吃的是上好谷物，卧的是华丽茵席。他也不知道这有点儿过分，但他实在是太喜欢鹤了！

就连在洛阳买宅院，白居易也考虑到了鹤的安置，因为它们“贞姿不可杂，高性宜其适”，“遂就无尘坊，仍求有水宅”。

为了凑足买宅院的钱，他甚至卖掉了两匹好马。

这座“有水宅”位于洛阳城内的履道里。《旧唐书·白居易传》里说，“乐天罢杭州刺史，得天竺石一、华亭鹤二以归”，又说“居易罢杭州，归洛阳，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，竹木池馆，有林泉之致”。

有着怎样的“林泉之致”？白居易在《履道里第宅记》中这样描述：“园中花忻最茂，有池水可泛舟。舟中有胡床，床前有广酒池。池上有桥，池东有粟廩，池北有书库，池西有琴亭，池南有天竺石二峰，岸有华亭鹤两只。”（原文有删节）

显然，类似江南的履道里宅院是安置华亭鹤的上好所在。

至于《洛下卜居》一诗中为何写的是“天竺石两片，华亭鹤一只”，可能是为了修辞对仗。



（资料图片）

2 杭州得双鹤，丢失复又得

白居易对鹤的喜爱由来已久。看他年轻时写的《感鹤》：“鹤有不群者，飞在野田。饥不啄腐鼠，渴不饮盗泉。贞姿自耿介，杂鸟何翩翩(xu ā n)……”

有人说，此诗的主旨是讽刺那些因为一念之差丢了节操的人，但对鹤如此细致入微的刻画，无意中流露了诗人对其高洁不群的赞叹，饱含着诗人的精神追求。

有人做过统计，白居易留下的诗歌中，仅咏鹤诗就有26首之多，为唐代咏鹤诗之冠。

白居易拥有属于自己的鹤，是在到杭州任刺史后。至于那鹤是朋友送的，还是他自己掏钱买的，史书交代得不很清楚。

3 奉调赴西京，双鹤留洛城

有诗朋酒友往来，有园林石水怡情，更有双鹤陪伴左右，白居易在洛阳的生活是惬意的。

无奈良辰美景不长久。

白居易是公元824年离杭到洛的，公元825年，他又被任命为苏州刺史。

在极度的不舍中，白居易告别洛阳，告别履道里，再次踏上了南下的仕途。

离开洛阳的心情是郁闷的、惆怅的，有恋恋不舍，更有凄凉无奈，还好白居易带着双鹤，这让他灰暗

随着时间推移，双鹤成了白居易了却公事后的休闲伴侣，成了他的精神慰藉和寄托。

“极浦收残雨，高城驻落晖。山明虹半出，松暗鹤双归。将吏随衙散，文书人务稀。闲吟倚新竹，筠粉污朱衣。”很难想象，若无双鹤的相知相伴，远在他乡白居易还能否拥有如此澄明的心境。

在杭州发生了三件事，很有意思：

第一，为了防止鹤飞丢，白居易把它们翅膀上的羽毛给剪了。

第二，剪了之后，鹤还是丢了。

第三，就在白居易伤心之时，丢失的鹤又回来了。

面对失而复得的双鹤，白居易欣喜不已。此后，他对它们更加爱护了。

的心境有了些许明亮与宽慰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自喜天教我少缘，家徒行计两翩翩。身兼妻子都三口，鹤与琴书共一船。僮仆减来无冗食，资粮算外有余钱。携将贮作丘中费，犹免饥寒得数年。”

到苏州后，白居易勤勤恳恳地打理公务。工作之余，他依旧和双鹤缱绻缠绵、形影不离。

公元827年春，56岁的白居易被召回长安，出任秘书监一职。返京途中，他在洛阳短暂停留，将双鹤留在了履道里的宅院。

重谢诸公为买园，洛阳城里占林泉。七千来步平流水，二十余家争出钱。嘉佑卜居终是讫，熙宁受券遂能专。凤凰楼下新闲客，道德坊中旧散仙。洛浦清风朝满袖，嵩岑皓月夜盈轩。接篱倒戴芰荷畔，谈麈轻轻摇柳边。陌彻铜驼花烂漫，堤连金谷草芊绵。青春未老尚可出，红日已高犹自眠。洞号长生宜有主，寓名安乐岂无权。敢于世上明开眼，会向人间别看天。尽送光阴归酒盏，都移造化入诗篇。也知此片好田地，消得尧夫笔似椽。

——宋·邵雍《天津弊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》

此诗引出的，是我们所熟知的北宋理学家邵雍从赁居到定居洛阳城的一段佳话。

邵雍出生地，一说林州（今安阳林州），一说范阳（今河北涿州）。他16岁随父迁居共城（今新乡辉县）苏门山。

邵雍与洛阳的渊源始于北宋庆历年间（公元1041年—公元1048年）。其间，他有一次经过洛阳，“馆于水北汤氏，爱其山水风俗之美，始有卜筑之意”。

公元1049年，邵雍随父亲从共城迁居洛阳，“初寓天宫寺三学院”，后“洛人为买宅于履道坊西天庆观东”。

当时，王拱辰在洛阳做西京留守，他拆下后唐宰相郭崇韬废宅的余材，在天津桥（遗址在今洛阳桥附近）南建屋30间，请邵雍居住。

到了熙宁初年，国家允许官田买卖，邵雍所住的官宅也要被“拍卖”了。司马光等人觉得这样太丢洛阳人的脸，“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，吾辈蒙耻矣”，就凑钱将宅子买下，送给了邵雍。

公田变私宅，成了邵雍的专属，他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了。邵雍特地给宅院取了个别号：安乐窝。

熙宁初年是公元1068年，此时的邵雍已近60岁。他大半辈子风雨飘摇、居无定所，老了老了，终于有了安居之地，不用再颠沛流离。

——在此基础上理解，就能明白为什么全诗会激荡着一股抑制不住的欣慰、得意之气。

感谢大家给我买下天津桥南的宅院！从今往后，我可以悠然享受洛阳的好山好水。这是一片多么美好的土地啊！我邵雍要用如椽大笔，书写满腔热爱与感激……

留住邵雍，司马光等人何其有功！洛阳何其有幸！



关注微信 wbfkjd
扫二维码
赏河洛经典、副刊美文
■投稿邮箱：
wbheluo19@163.com
■电话：0379-65233686

晚报副刊精读